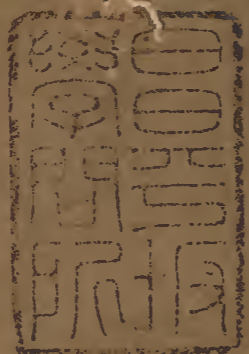


北史 廿八之卅 傳



漢書門			
五	四	二	二
五	四	二	二
七	四	二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五	二	二
書	五	二	二
類	七	四	二
類	號	冊	架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7	
冊數	24	( 8 )	
函號	280	83	





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陸侯

源賀

劉尼

薛提

曾孫彪

玄孫師

師從叔雄

粟山生圖章  
氏制刻部前

淺草文庫

陸侯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  
 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內侯侯少聰慧明元踐祚襲  
 爵關內侯位給事典選部蘭臺事當官無所撓太武征赫連昌  
 詔侯督諸軍鎮以備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剋武牢賜爵建鄴公  
 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轉武  
 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為安定鎮大將追



討崖等皆獲之遷懷荒鎮大將未暮諸高車莫弗訖懼侯嚴急請  
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侯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  
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  
聞之大驚召侯問其故侯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  
爲其上臣莅以威嚴節之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  
正寔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  
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  
傲不過暮年無復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慙慙  
慙既多敗亂彰矣帝歎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  
侍帝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渡河南  
畧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諸  
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竄

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  
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  
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虵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況除腹心之疾而  
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  
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  
侯之明畧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  
以侯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  
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爲一若以輕兵與  
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畧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既至申以威  
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  
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  
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



發機當以醉爲限，侯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帝大悅，徵拜外都大官、文成踐祚，以子麗有定策勲，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七。謚成王。有子十二人，長子馘，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馘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群臣曰：「馘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馘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

遺之。馘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後襲父改封建安王。時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新人猶懷去就，馘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馘皆免之。百姓欣悅，人情乃定。車駕討蠕蠕，詔馘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龍、西王源賀並固諫。馘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于國之紀。臣請劓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馘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馘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文。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馘有六子，琇、凱、知、名、琇、字伯琳。馘第五子也。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馘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馘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冲，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鬪力，何患童幼？」馘奇之，遂立



秀爲世子，被薨，襲爵。秀沈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累遷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等先據河內。秀聞禧反，斬曇和首，時以秀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罪狀，案秀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斃於獄。秀弟凱仍上書訴冤，宣武詔復秀爵。子景祚襲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初，孝文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常與規謀，共論政事。而國戚謂遂疎也，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能彼而疎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及兄秀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

訖，竟不巳。至正始初，宣武復秀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口，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傾門計耳。今願已遂，以其年卒。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詩名。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視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一陸復在。』」暉善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暉位尚書右戶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卒，贈冠軍。恒州刺史，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暉與恭之晚不和睦，爲時所鄙。子元規，位尚書郎。元規子檢，陰陽律曆多所通解。位并州長流參軍。恭之字季順，有操尚，位東荊州刺史。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子畢，字仁崇，篤志文學，齊律序則仁崇之詞，位終通直散騎常侍。弟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爲三武。被弟歸位。



東宮舍人駕部校尉子珍夏州刺史贈太僕卿謚曰靜珍子旭性  
雅淡好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決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  
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屢  
徵不起卒後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子騰

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從余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  
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時使青州遂留鄆為陽城郡守  
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  
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周文歎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帳內大  
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騰既為周文所知思欲立功  
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  
率軍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使通江由路南出南秦周文謂曰  
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憑

據巖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擊破之執廣嗣等於鼓  
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其請罪騰謂將  
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隋軍實而長寇讎即斬廣嗣及武以首  
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  
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詔騰討之  
獠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  
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縱兵  
討擊盡殺破之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夷反並反攻破郡縣騰率  
兵討平之及齊公憲作鎮於蜀以騰為隆州刺史令憲入蜀兵馬  
鎮防皆委騰統攝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遂隆州總管領刺史保  
定二年資州石槃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  
擊盡破斬之而蠻子反所在蠶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遂量山川



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奏令告騰云齊已誅公母兄益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讐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為副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於是令騰馳傳還朝副憲東伐天和初信州蠻蛋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又詔騰討之騰沿江南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涪陵郡守蘭休祖又阻兵為亂方二千餘里復詔騰討之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功績焉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下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閻李遷哲等

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寧朔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陳人乃遁加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為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太尉公謚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鑒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為奉朝請成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為隋文帝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初無愆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前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為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寮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苑



中而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膺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倭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旣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甚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麗瘳疾於代郡溫泉聞凶欲赴左右止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人譽慮有不測之禍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便馳赴初乙弗渾悖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害之謚曰簡王陪葬金陵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出定國在襁抱文成幸其策詔養宮內至於游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六歲爲中庶子及獻文踐祚拜散騎常侍賜封東郡王定國以承父爵辭不許又以父爵讓弟叡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擢爲行臺錄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曰莊王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主婚除通直散騎常侍歷兗青二州刺史並有政績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妖冲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



饑寒所之容貌柔謹孝文以其主壻特垂昵眷宣武時年未四十  
頻撫三藩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傷過而亡公主奉  
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如忌  
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  
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  
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  
自生矣正光初襲爵東郡公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卽咸陽  
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妹建義初尒朱榮  
欲還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郡王尋而詔罷仍復先爵  
天平中拜衛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  
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  
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

夫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  
除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初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脩  
改自行青蕘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已納物人士敬愛之除中書  
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宣子彰崇好道術會嬰重病藥中  
須桑蝶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  
度子印

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五經多通大義善  
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  
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群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爲搢紳所  
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  
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印每兼官譙按  
在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



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  
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  
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  
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  
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  
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使迄未  
應受齊天保初常山王薦印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  
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為濟都尹辟為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  
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搏遇  
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得  
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  
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印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

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新野  
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  
印所制子又字旦襲爵始平侯又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  
州秀才歷秘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  
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又於五經最精  
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又印第二弟駿字  
雲驥自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卒於東廣州刺史駿弟  
杳字雲邁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假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  
中為寇所圍經百餘日就加開府儀同三司城中多疫癘死者過  
半人無異心遇疾卒及城陷陳將吳明徹以杳有善政吏人所懷  
啓陳主還其屍家累貲物無所犯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子  
玄卿位尚書膳部郎杳弟騫字雲儀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武



平末吏部郎中騫弟搏字雲征好學有行檢卒於著作佐郎搏弟  
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  
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廬於墓次鄉人重之  
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  
報彭城王浹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印嘗  
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  
友悌孝義總萃一門為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高  
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後以不阿宦  
者遇讒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為吏部郎中散騎常侍又  
拜銀青光祿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刺史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武平末車駕如晉陽北平王鎮彥師留臺機密以重慎見知用  
武帝平齊授彥師下大夫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隋文為太  
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遲迥將為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  
長安文帝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帝授禮拜尚書左丞  
進爵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歿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  
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  
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官  
叡字思弼年十餘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沈雅好學折節下士  
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時孝  
文尚未改北人姓鑿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  
為重複叡婚自東徐還經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趣京以為館  
客後為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  
塞詔叡討之追至石碛禽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還加散騎常侍  
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勳著前朝



封叡鉅鹿郡公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尚書令衛將軍討蠕蠕  
大破之而還以母憂解孝文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授征南將  
軍叡固辭請終情禮敕有司敦喻不許復除使持節都督恒州刺  
史行尚書令時車駕南征上表諫帝不從叡又表請車駕還代親  
臨大師馮熙葬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  
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時穆泰爲定州刺史以疾病請恒州自  
效乃以叡爲定州刺史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  
孥戮徙其妻子於遼西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  
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於後行還  
從征自效以軍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累遷前將軍郢州刺  
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畧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官贈撫軍  
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

翼戴之勳詔特復鉅鹿郡公令士懋襲位營州刺史士懋弟士宗  
字仲彥尚書左外兵郎中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建義初  
並於河陰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繼叔斯之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  
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尔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士廉弟士佩字  
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從事希道弟希悅尚書外兵郎中麗  
季弟騏驎侍御中散轉侍御史太和初新平太守子高貴孝昌中  
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高貴子操字仲士高簡有風格早以學業  
知名雅好文操仕魏兼散騎常侍聘梁使還爲廷尉卿齊文襄爲  
世子甚好色崔季舒爲掌媒焉薛氏寘書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  
之元氏正辭且哭世子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  
法須知罪狀世子怒召操命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乃口  
責之後徙御史中丞天保中卒於殿中尚書子孔璋武平中卒於



高陽太守高貴弟孟遠位奉朝請孟遠子槩之位司農卿槩之子  
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  
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仕齊位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  
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數千  
卷書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隋文帝受禪頗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  
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  
常令迎勞卒官贈上儀同宣州刺史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  
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常奏文帝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  
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曰我孫製名寧不  
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  
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秃髮儂檀之子也儂檀爲乞狀熾

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黑  
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  
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以功進爵平西將軍太武  
征涼州以爲鄉導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  
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  
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  
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以功進爵西平公  
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  
駕臨江爲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爲人雄果  
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深誠之賀本名破羌是後也帝謂曰人之  
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  
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邊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



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爲內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及卽位賀有力焉以定策勲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條敕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漢北不款府庫不宜致置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疋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爲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爲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游魂於北狡賊負嶮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群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克北藩諸戍自余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濟命之理旣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勉之帝顧左右曰賀忠誠尚致誣諛其不若是者可無愼乎時考殿最賀政爲上第賜衣馬噐物班宣天下後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討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事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可卽詔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孝文是歲河西叛敕遣賀討



之多所降破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者舊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  
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  
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歸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  
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  
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  
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  
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  
而有盈蓄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克之足食  
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爲便不可歲常舉衆事寢不報上書稱病乞  
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  
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屢問消息太醫視疾  
忠篤還于京師乃遺令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

爵逮於汝汝其母傲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察行  
思恭服思度遇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覩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  
君清約以臨已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積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  
無用也三年薨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王賜輜轅車又  
命服溫明秘器陪葬金陵長子延性謹厚少好學位侍御中散贈  
爵廣武子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子鱗襲延弟思禮後賜  
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文成未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  
後持節督諸屯於漠南蠕蠕甚懼之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  
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撫恤劫盜息止復拜殿中尚書加侍  
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  
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又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  
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一千石車駕幸代詔使者弔慰



景明二年除尚書左僕射加位特進時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肆眚乃出並皆釋然自今犯罪不問輕重藏竄者悉皆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案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案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為法貴經通政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伏尋條例制勳品以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雖欲抑絕姦途匪為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非勳品已下獨求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於下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夫宥

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踐天官老荷樞要每見訴訟出入嗟苦輒率愚見以為宜停書奏宣武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為賊臣宗愛所賊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立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獻狀秘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獻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蒙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



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  
不申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遂近則陳力顯祖神器  
有歸如斯之勲超世之事也麗以父功而獲山河之賞臣有家勲  
不露茹土之錫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  
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授北馮翊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戶又詔爲  
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  
風謠考論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以  
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  
時后父舌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  
頗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卽劾祚免官懷朔鎮  
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  
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

于

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  
已無以對之旣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爲  
豪強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  
者凡三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  
六道並進欲直趣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  
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畧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  
懷子直寢徵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  
旣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  
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  
衆足以禽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  
旋至恒代乃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  
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



條宣武並從之卒贈司徒公謚曰惠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大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飲入好接賓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子子邕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首爲反亂統萬逆徒寇害應接子邕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邕善緩撫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云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畧子邕泣請於衆曰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邕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執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云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子邕雖被囚束雅爲胡人所敬常以百姓禮事之子邕爲陳安危禍福之端勸阿各拔令降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邕具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稅租粟運糧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寅等爲賊所敗關右騷擾時子邕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人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守鋸谷斷紹甄棠橋子邕與戰大破之禽維摩又攻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至於東夏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問除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明帝璽書勞勉之子邕在白水郡破賊率宿勤明達子阿非軍多所斬獲除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公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子邕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鄴反敕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討平之改



封陽平縣公遂與裴衍發鄴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邕冀州刺史與裴衍俱進子邕戰敗而歿贈司空謚曰莊穆子邕弟子恭字靈順聰敏好學稍遷尚書北主客郎攝南主客事時梁亡人許周自來梁給事黃門侍郎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爲真偽難辯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周果以罪歸闕詐假職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鐵忠反詔子恭爲行臺討之子恭示以威恩兩旬間悉降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爲行臺左丞巡北邊轉爲起部郎中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求加經綜書奏從之稍遷豫州刺史頻以軍功加鎮南將軍兼尚書行臺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錄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侯侍中尙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以子

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節閔帝初以預定策勳封臨汝縣子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男又論子恭餘勳封新城縣子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神武王軍司卒贈司空公謚曰文獻子彪

彪字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永安中以功賜爵臨潁縣伯天平四年爲涼州大中正及齊文襄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遷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被放遣累遷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時李貞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遣源涇州來在瓜步真可謂通和矣武平三年授秘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討捍之計文宗



曰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以爲宜以淮南委之王琳琳於  
曇瑱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彥深曰弟此良圖但以口舌爭來十日  
已是不見從時事如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之  
等十八人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城下大夫隋開皇中拜莒州刺  
史遇病去官卒文宗以貴族子弟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  
然好游貴要之門時論以爲善附會

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爲尚書左外  
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  
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  
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  
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  
與我禮旣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

士隋文帝受禪累遷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  
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師  
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苦諫  
秀乃從徵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  
煬帝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  
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  
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旣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  
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  
廉平之稱卒於刑部侍郎子恭弟纂字靈秀位太府少卿遇害河  
陰贈定州刺史子雄

雄字世畧少寬厚美姿容初仕魏歷位秘書郎在周以伐齊功封  
朔方公歷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及尉遲迥作亂時雄家



累在相州迴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隋文帝遺書慰勉之迴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衆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喉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東距壽陽人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顛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平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復鎮朔方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於家子嵩嗣大業中爲尚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贈正議大夫

劉尼代人也曾祖敦有功於道武爲方面大人父婁爲冠軍將軍尼勇果善射太武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宗愛旣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

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密奉皇孫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封東安公尋遷尚書右僕射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文成末爲司徒獻文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特加尊重賜別戶四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子社生襲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晉王不衛兵將軍



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績徵拜侍中攝都曹事太武崩秘不發  
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延等議以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  
王毓置之秘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人望所係春秋雖少令聞  
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別求必有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  
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殺之文成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  
提弟浮子襲先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爲侯

論曰陸侯以智識見稱敵乃不替風範雅杖名節自立功名其傳  
芳銘典豈徒然也麗忠國奉主鬱爲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  
載克昌名不虛得敵瑋以沈雅顯達何未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  
家聲孔振叩及彥師俱以孝爲本出處之譽並可作範人倫爽學  
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廷抑禪讓  
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畧兼舉出內馳譽繼迹賢孝不墮先業子邑  
功立夏方身亡冀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  
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痛乎

丙寅十一月十九日夜半畢

丁卯八月三日午後校



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蕭祗

蕭暹

蕭泰

蕭撝

蕭圓肅

曾孫裔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心子贊

西川  
氏  
藏  
印

卷二十九

三



蕭大園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晉渡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爲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荊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爲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爲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休之令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國璠性疎直因醉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薨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胤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穎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徃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畧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旣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賜前後部鼓



吹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  
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  
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  
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  
還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  
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  
截驢耳而去有生吳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  
矣乃伐柳為城築寨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  
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  
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  
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  
拜中書博士鴈門太守卒於官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

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  
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公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  
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  
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  
襲例降為公坐連穆秦罪失爵卒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  
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齋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  
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  
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  
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  
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  
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  
悅察獄多此類也俄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為



郢州以悅為刺史改為豫州刺史論前勳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肅襲肅尚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處武襲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削弟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為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今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眾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

拜其妻元為襄城郡公主周孝閔帝踐祚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四年為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擲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贈本官加泗州刺史謚曰定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為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表求罷河西苑封西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麋



鹿所聚太官取給若頃人懼有所闕躍因請孝文從之還爲祠部  
尚書大鴻臚卿賴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  
德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並  
崇顯

景之字洪畧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  
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景之兄準字巨之  
以大常未歸魏封新安公除廣寧太守改密陵侯卒于安國襲爵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  
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統萬平兄弟俱入魏  
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丹陽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公歷青兗二州刺  
史

如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  
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間行降魏朝  
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  
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爲  
兄弟式宋明帝不答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營對楚稱  
外臣之禮尋敕昶更爲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  
所不納請停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  
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早冠同凶素之服然  
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  
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  
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偏躁喜怒不恒  
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



轉內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條上舊武畧不遺忘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饯之命百餘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

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昔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緩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奸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昶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稀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



城孝文爲之舉哀給溫明秘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  
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伉故事謚曰明昶  
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庭疾尚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  
尉先昶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爲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  
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  
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  
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  
懷奏其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雍  
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教正光初暉又私淫  
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與暉復致  
忿諍暉推主墜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  
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兒笞以官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

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  
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內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  
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頓

蕭寶寅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  
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  
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  
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屨徒步脚無全  
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  
待散乃渡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  
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負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  
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寶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  
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



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  
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  
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  
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宣  
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胃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  
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寅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  
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  
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  
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  
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強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寅雖少羈寓  
而志性雅重過碁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  
命當南伐費要多相憑托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寅接對  
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  
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寅率衆力戰破走之寶  
寅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  
寶寅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  
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  
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寅盡雍和之禮雖好合  
而敬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  
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  
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  
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寅爲使持節假安南將  
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寅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



軍敗唯寶寅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  
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  
臨朝還京師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持節都  
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  
水將為揚徐之患寶寅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  
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  
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  
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為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梁武寓書  
招誘之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  
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  
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正光二年徵為  
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  
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  
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諸讓稱俞往將何以  
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  
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  
質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  
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  
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遙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  
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  
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  
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  
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  
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



魏書縣作  
慙

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  
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  
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若此孟  
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沆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  
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諸葛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  
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  
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克單介之使始無汗馬  
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  
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  
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徃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  
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

魏書此作  
有  
魏書方下作  
否

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  
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  
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此紕繆即正而  
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  
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  
於門下一通則以待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  
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  
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  
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  
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  
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弟子西



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  
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夙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遙  
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  
不申陳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  
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  
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爲  
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皆作  
爲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  
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爲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寅與  
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  
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  
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

故

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  
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  
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  
降於寶寅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  
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殺  
詐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  
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三年正月  
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寅死  
罪詔恕爲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  
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  
降寶寅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



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  
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鄴道元爲關中大吏寶  
寅謂密欲取已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  
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歿一子不歿關  
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  
行達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  
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  
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紀率鄉  
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寅軍至白  
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  
門出遂奔方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余朱天光遣賀拔岳等  
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闔闔門外都街

中京師士女聚觀此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  
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事在前朝冀  
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  
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  
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怨之敗  
在長安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剪法欲安施帝  
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攜酒就之敘故舊因對  
之下泣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  
主攜男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亦色貌不改寶寅三子皆  
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  
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  
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或說之天平中



凱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寶寅兄子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宮人吳氏始

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為已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

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讌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安定亦

話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諾贊

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

帝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或討之贊與寵話夜奔延明孝昌銜悲

秋屆于洛陽陛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寅時在關西遣使觀

察問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

郡公丹陽王及寶寅反贊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為北中所執朝

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免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寶寅見禽贊拜表請寶寅命今朱兆入洛為城人趙洛周所

逐公主被錄送京今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

為沙門潛請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

輕薄倣儻猶有父風普泰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死

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為子耐葬蕭氏墓焉贊江

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陰縣侯位

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

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為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

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

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為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

交通許推為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為侯景

魏書銜悲作元年

上元字衍



所推盤桓不起援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州內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啼聲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聞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咏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爲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脩佐郢州及脩卒卽以泰爲



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秦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  
不就乃奔齊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畧地河南秦  
遂歸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  
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爲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  
美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  
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寃之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在梁封  
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  
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東巴西梓潼二郡守及  
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撝一人封撝秦郡王  
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  
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

遲迥摠衆討之迥入劔閣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  
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授  
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武  
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  
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  
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  
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  
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  
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  
回還部人季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  
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  
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



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撫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爲東中郎將從撫入朝周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肅撫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撫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勳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歲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堪十卷淮海離亂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寶元年封樂安郡王丹陽尹屬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歸建業時粵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讒愬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間止賤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



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及于  
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克使請和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  
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大園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定  
二年大封爲晉陵縣公大園始寧縣公尋加大園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  
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園入麟趾方得見  
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閑放  
嘗云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  
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  
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  
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  
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  
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  
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  
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漑二頃以供餽粥十畝以  
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組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  
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  
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蹟歌纂纂唱  
烏鳥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權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  
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頸  
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  
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  
寧俟長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擎蹠曲



奉四時如流，悅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血丘明所恥，抑亦  
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迥友，迥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  
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  
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  
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  
隱之？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迥乃大笑。後大  
軍拔晉州，或問大園，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  
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  
聞者以爲知言。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  
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  
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  
以往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贛亡破之餘，  
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  
鞭墓之成。昶諸子狂疎，喪其家業，寶贛背恩忘義，梟獍其心。蕭贛  
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  
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祇退泰撫，圓肅大園等，  
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磁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  
也。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  
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  
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  
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丙寅十一月廿二日晚讀畢

丁卯七月五日夜三更校







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  
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  
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  
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  
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遐特爲崔浩所敬  
位至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  
罷家罷匿之使者囚罷長子將加捶楚罷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  
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  
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罷妹以報其恩大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  
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  
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  
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  
遼獻王廟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  
失表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  
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  
不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祖尚之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  
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相欲害之度世常深怨恨及度世有子  
每誠絕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  
舉接爲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  
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爲伯累加祕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  
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  
曰雖奉勅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  
盛寵深以爲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爲萬乘  
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

恒

北史三十一

七



羗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  
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十  
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  
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  
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  
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  
以伯源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  
行軍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僞  
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  
後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伯源伯  
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  
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

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卒於祕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  
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謚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  
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  
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李冲特  
相友善冲重伯源門風伯源私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  
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冲伯源有八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  
襲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  
讓弟采魯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蹇諤頗有文  
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總任城王澄皆虛稱  
相待總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  
毅霍原之墓爲之立祠優禮儒生薦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  
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太學



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于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懷祖弟  
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  
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  
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  
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  
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御  
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將弟道亮字  
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稅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  
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俊  
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  
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

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  
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  
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  
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  
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  
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  
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工後為給事黃門侍郎待詔  
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  
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史信徧覽  
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  
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已  
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授筆立成文不加點神舉



嘉而有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帝為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入揚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為隣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滹暑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墻陰偶影獨立喙喋批稗雞鴛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求言

自慰  
陵轍由

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云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集二十卷行于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



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或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末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曆勳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虔好禮學難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爲尚書同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味且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媻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幃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爲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太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齊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羣下令白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穎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濟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世表行爲士則論之者以爲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償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



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  
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  
昏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縣車上表乞骸骨。優  
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  
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爲  
後。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  
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爲蜀王  
秀屬。以秀所爲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  
幽州大中正。與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卒贈  
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  
正通弟正思。淫亂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  
以文學見知。爲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  
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  
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爲親表所敬。伯源弟放字仲通。小  
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爲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  
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  
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冲所歎美。起家祕書郎。累遷  
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每與  
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  
政道。其見重若此。後君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  
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旣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  
得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  
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  
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



從恐禍大而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入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入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大和中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誇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菹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為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

魏書怨嗟上有人氏字



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爲徐州刺史昶旣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社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傳文驥糧樸俱罄以城降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月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戎兵有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克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未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或欽愛之及或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老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嶽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卽是發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



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克麤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  
客位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  
曰宣和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  
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  
於時位司空行參軍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  
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  
直散騎侍郎子潛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  
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  
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  
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  
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照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元弼救

丞

江陵特赦潛爲岳行臺郎還歷中書黃門侍郎爲奴誣告謀反  
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  
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  
其鬚潛顏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  
昭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  
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勅潛與琳爲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  
書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  
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  
三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  
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  
難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官  
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數千



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並  
 置厰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  
 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  
 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  
 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  
 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臥幙下果敗陳人  
 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為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  
 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貴糴其米乃  
 之處景和擁眾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  
 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  
 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鄺伯偉霍州刺史封子  
 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駒駱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八

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  
 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鄺伯偉二人  
 耳時李駒駱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  
 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此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遠曰吾夢  
 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  
 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在再偷生今可死矣於是  
 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  
 史無子以弟士遠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變潛陷仁州刺  
 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慕容恃德常所推  
 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驛馬與  
 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為恃德聲怒  
 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驛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為

卷之三

七



萬曆本昂  
作昆

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士遽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昂季  
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  
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  
鹽房崇吉母傳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  
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被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  
每親見傳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  
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祖等竝循父風遠親疎  
屬叙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  
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  
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日省諸父出坐  
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勸以禮如此又一門二  
主當世以為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有非

清

法幃簿混穢為時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為  
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  
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  
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大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  
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各有識者許之以遠  
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  
柔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靖亦同已  
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  
酒誕節為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  
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  
之荊州以柔為太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  
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



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頗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遣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大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為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加捷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稜報答皆為事宜進爵為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為黃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解衣服賜之

情

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濟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從憲伐齊說齊栢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家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多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鵠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

北史三十一

七



進荀景蓐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隋開皇初  
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  
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  
寮以愷爲上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  
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  
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  
尉遲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一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  
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徽肅二人竝  
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孿蹇才用無算  
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  
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  
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  
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  
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  
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崇弟仲義字  
小黑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達婚  
姻常與玄家齊等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  
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  
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  
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河陰乃兄觀竝無子  
文集莫爲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入爲賀拔勝荊州



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辭疾不受孝昭卽位召爲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遙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卽位拜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爲金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邃皆以寒餓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竝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勲贈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脩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儁脩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旣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爲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蘇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爲爾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



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  
州刺史盧胄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爾朱兆兆仍以  
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  
撫接好爲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  
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  
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  
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  
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勅祖  
勳母曰蠕蠕旣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  
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  
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  
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

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鸞雀相賀天保未爲築長城子  
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  
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旣至役所作  
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  
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  
荆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  
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羞以自安邵甚重  
其敏贍旣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謠於從妹宗人思  
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  
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  
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旣  
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



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効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且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穢素宗道卽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疎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別駕子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課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舉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績明帝

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措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別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別錄曆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

魏考與官字  
曹作賈曆作  
歷下有階字



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  
 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  
 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且遷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  
 之同又奏曰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廢止姦偽然在軍虛詐猶未  
 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  
 處記之斬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  
 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書於券  
 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陣某官某  
 勳印記為驗一支付勳人一支行臺記至京師送門下別函守錄  
 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  
 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為始諸有勳簿已經  
 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為

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  
 勤速申立効者勳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  
 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然頃來行臺督將至京  
 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  
 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義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  
 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義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  
 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黃門同善事在位為義所親戮熙之日深窮  
 黨與以希義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  
 始為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  
 稱之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  
 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齋書喻之德  
 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



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德興  
 反政以同義黨除名莊帝踐梓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  
 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待中  
 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牽強啓乞儀同初同之為  
 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入素相款託帝以恩舊許  
 之除儀同三司末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彊斷知名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參軍  
 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  
 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  
 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  
 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  
 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

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筠青州中從事同兄靜好學  
 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太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  
 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  
 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  
 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  
 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其見親遇待以  
 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  
 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  
 塵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  
 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放  
 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



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  
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  
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  
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  
洛以爲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  
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  
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惲每講  
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  
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  
遍臨刑刃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  
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  
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  
起兵信都旣破爾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  
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拜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  
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  
逼孝武卽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末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  
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  
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人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  
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  
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  
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



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以惠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史慎弟銓性趨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增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官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

夫等則今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



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所

七恐五誤

冗

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文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別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

七史三

三



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

改

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禪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五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



府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符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于世子賁

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為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羣情未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

公卿而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眾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賁自叱之門者遂却既而帝得人賁恒典宿衛承間進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頴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疎忌賁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頴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為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竝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



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  
 簠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為簠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  
 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為官夫樂者政之本  
 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  
 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  
 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鐘下生之義黃鐘君也而生於臣明於  
 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  
 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  
 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黃鍾為宮詔賁與  
 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號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  
 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焉嗣人賴  
 其利後為齊州刺史羅官米而自耀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  
 謂曰我始為大司馬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  
 過位與高絜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  
 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  
 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  
 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  
 此輩竝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  
 也徵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  
 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玉輔  
 政此輩行詐領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  
 為巫蠱於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  
 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  
 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



安之上曰然遂廢卒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交通李禮當以武達與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為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余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効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慄慄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敢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奔魏一馬至大颺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

未拔  
攏

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毀六年躬營墳壙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於度世為族弟劬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



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  
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  
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  
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  
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  
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  
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  
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  
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  
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

一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  
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  
弘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  
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  
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  
釋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  
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  
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丙寅十一月廿一日夜四更半讀畢

十日校

卷之四十一

及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一 卷而附於外則舉中宣文錄其始末

宣文

五



